

当代

迷信

现象

求菩



问卦

大扫描



编写组成员（按姓氏笔画排列）

冯继红	匡仲潇	李 婷	李秀梅	吴克强
沈 强	张 勃	张爱琴	孟庆龙	胡志刚
胡晓阳	殷玉莲	袁大雄	阎现章	谭属春

1987/6

目 录

- 一、神神神 庙庙庙(1)
- 二、迷信众生相(11)
- 三、卷土重来的算命、占卜潮(21)
- 四、菩萨、仙姑、真神“下凡”(45)
- 五、狐狸附体 鲤鱼成精(62)
- 六、信巫信神不信医(69)
- 七、走火入魔——迷信者的极端行为(85)
- 八、惨绝人寰升天梦(97)
- 九、迷信害人录(105)
- 十、生死之际的奇闻异事(124)
- 十一、回归路上的怪圈种种(131)
- 十二、娶鬼妻——冥婚大流行(158)
- 十三、说不尽的“风水”(165)
- 十四、五花八门邪性事(174)
- 十五、属相的是是非非(188)
- 十六、888 与发发发(198)
- 十七、会道门与伪教士(206)

一、神神神 庙庙庙

当今时代大潮是发展经济，尊重科学，吸收人类一切文明成果。可也似乎有股由鬼神仙佛主沉浮的趋势，求神拜佛的风气日炽，旧庙修葺，新庙崛起，大小寺庙越来越多。有的农村几乎是每个自然村都建有一所小庙，庙的香火颇为旺盛，终日香雾缭绕、钟磬声悠扬，前来烧香拜佛的善男信女们络绎不绝。当然由于多数中国人并不专属于某一种宗教，因而，对于他们来说，一个神或几个神或无数神任其供奉。于是，眼下与神结缘的已不只是那些没有文化的小脚老太太，无知识“见识短”的妇女；拜倒在神面前的人不分男女老幼，可以说“神”的臣民大有不断增员的趋势。

芸芸香客

在福建省著名的佛教名寺普陀寺，从每天凌晨的4时开始，和尚的诵经声和钟磬木鱼声就在袅袅的香烟飘送下，溢向寺的周围。这里的香火极盛，许多衣锦还乡的海外华侨时常光顾此寺。这些西装革履、衣冠楚楚的先生，珠光宝气、穿着入时的女士们在佛像前或许要寻求一种回归的感觉。那么，祖祖辈辈在这黄土地上生息繁衍的人们当然也决不会落后。

坐落在天津市海河畔的娘娘宫，逢年过节人们不难看到这样的场景：殿门一开，小脚老太太、带着红领巾的小学生以及工人、农民各色人等，便举着香火、携带着贡品，带着某种愿望进了殿门，虔诚地跪倒在彩塑泥胎脚下，焚香、许愿。

每年农历七、八月的秋季，都是南岳衡山进香的黄金时节。成千上万的善男信女，从全国的10多个省市出发一齐涌向这里，使这个人口还不到1万人的小地方热闹非常。我们曾在金秋时节随着进香的人群到过南岳大庙。这南岳庙的主神原本是镇守一方的山野之神，至北宋时被钦封为“南岳司天昭圣帝”。来这里进香的人海如潮，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各自怀着不同的心愿求神保佑。成群结队的“南岳进香团”清一色的妇女，而且以老年妇女居多。她们有的是从江西来的，有的是从湖北来的，一般都要经过十分艰难的行程，步行一段，搭一段车，差不多要经过一周才能到达目的地。她们手中拿包的不多，但进到庙里手中都持一把香，跪在景仰的南岳圣帝前面。若从虔诚的表情看，她们心里一定会为如愿以偿而感到很舒畅。湖南省醴陵的6名青年农民，还携带几个年纪很小的孩子乘火车，搭汽车，坐轮船，经过水陆并进数百里赶到南岳大庙。他们似乎忘记了旅途的辛劳，三跪六拜，然后掏出纸钱、香烛、鞭炮，甩进香炉，在一片紧似一阵的噼啪声中，几个人表情都很严肃，每个人似乎都悄悄地许下自己的愿望，再看那些孩子，虽然他们还不清楚父辈们如此这般的举动究竟是为了什么，但我们可以想象，从小得到这样的熏陶，长大以后是否也会变成一个虔诚的香客？

南岳的香客的确数不胜数，据售票处的一位小伙子介绍，这里每天都有近万名的香客到来，最多时达3.5万人。在其他地区的寺院宫观，以及一些小道观和名不见经传的神庙中，香客的数量也相当惊人。神佛的臣民可谓浩浩荡荡了。

人们求神保佑的这种心理，就如同潮湿阴暗状态下生存的霉菌一样，只要有适合的气温和环境立刻活动起来。据说，天津市津南区葛沽镇，出于挖掘传统民间艺术的动机，通过

恢复民间庙会的形式，认真组织一次“娘娘出巡”的演出活动。谁料消息不胫而走，很多久违娘娘尊容的善男信女们闻讯以后，竟然扶老携幼带着贡品从四面八方赶到葛沾，跪在“娘娘”脚下，不管三七二十一，大肆进行烧香磕头等活动。有关部门对此确实大为震惊明令取缔，不料却引起了善男信女强烈的反对。被激怒的香客们扬言：谁敢取缔，我们就要集体上访。对神佛保佑的渴求心理，似乎已经到了一种令人难以遏制的迷狂状态和程度。

近几年来，随着烧香拜佛的人数增多，旧的陋俗也悄悄地回来了。销声匿迹多年的抢头香习俗在某些地方又盛行开来。封建时代，人们难以把握命运，常常把一切都寄托在神灵保佑上。特别在新春伊始，抢财神、接福神、烧头香等等忙得不亦乐乎。现在又有人热衷于此，就在爆竹声中刚刚辞去旧岁，便有人向庙、寺进军了，争着去烧新年的头香。在争着烧头香的人流中自然是五行八作什么人都有。既有不少财大气粗的个体户，也有一些打扮入时的青年男女。他们或者是为了让菩萨保佑他们在今年继续发财，或者是今年保证有情人终成眷属。而不甘后人的老年人一般是求身体健康，合家幸福，使自己能安度一个幸福的晚年。不过，千万不要以为信神的人们都是些愚昧无知的平民百姓，也不要以为在这寒冷的时节，大年初一不怕寒冷，赶个大早去向菩萨烧头香，以期能早点受到神仙菩萨的照顾和保佑的人都是老太太、老爷子。如果那样认为，可就大错特错了。因为人们发现领导岗位上的人也并不全都是唯物主义、无神论者，也有人迷信。有些人正由于有某种权力，能够免除独自的劳顿，小汽车一溜烟就能捷足先登，比那些辛苦自己双腿的人更抢先一步来到神佛面前，争夺那菩萨的照应。

1990年春节，在上海爆出一条新闻，引起社会舆论的关注。请看1月27日《新民晚报》刊登的一位记者写的新闻：

玉佛寺今晨抢烧头香出新闻 “公车进香”，净土不净！

“公车进香”，记者孙洪康今晨采访马年烧香盛况，在玉佛寺意外地发现了这一景。

今晨零时许，记者赶到这片本该是十分静寂的佛土净地时，只听得那里引擎轰鸣，喇叭喧嚣，一辆辆载着香客的轿车、面包车鱼贯而来——如今的烧香人气派不小！可后来，记者却从牌照上发现其中将近半数的汽车都是公车！

自今天凌晨0时至5时，仅记者在现场看见的前来进香的公车就有50余辆，其中大多数是上海的，但也有外地的；有企业的，也有机关的；有轿车、面包车，也有挂黄色警报灯的工程车。现将部分汽车的牌照号码照抄如下：上海01—74904、21247、33003、00217、05118、25369、32489、04132、33442、70241。其他号码记录备查。

如果说社会上的不分年龄、不分职业的拜佛求神之风盛行，在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时代，隐含着民族精神、文化素质跌落的危险，那么，如初升朝阳的孩子们身穿朝香服，叩头、求拜屡见不鲜的现象更令人担忧。孩子天真烂漫，他们的心灵如明镜一样一尘不染，但是，在湖南省邵阳市及其他省市地区的街头经常可以看到一些小香客。他们在家长的带领下，身穿朝香服，口唱拜香歌，跪跪拜拜地招摇过市，或许他们还不懂得这样做的真正含义，不过这种耳濡目染对孩子今后人生观念的形成会产生极大的影响，是毫无疑问的。

在这方面，有些家长所起的作用实在不敢恭维。他们不仅自己烧香拜佛，而且还教幼小的孩子这样做，甚至有的年轻夫妇很有耐心地、手把手地教导着自己的儿女如何烧香、叩

头、念祷语。一个不懂事的小男孩在叩头时无意中发出笑声，竟挨了家长两记耳光，打得泪流满面，哭声代替了笑声。他的家长还不罢休，让他止住哭泣并且勒令三叩九拜，求菩萨宽恕。事实上孩子是无罪的，应该反思的倒是那家长。他们的一片“诚心”会玷污孩子们的心灵。我们曾在一间破陋的小佛堂中，看见一位爷爷抱着大约3岁多的小孙子来向神谢恩。爷爷把孙子放在蒲团上，按着孩子的头向神叩拜。

眼下在求神拜佛的香客中寻找孩子的身影并不困难。许多中小學生也汇入到这求神的行列中。当有人问起为何要烧香拜佛时，孩子们倒毫不掩饰，有个四年级的小学生说：“上学期考试成绩很糟糕，挨了父母的痛斥，向神佛烧烧香，求菩萨保佑，考出好成绩。”

为神安居多惆怅

既然有如此众多礼拜鬼神仙佛的信众，那么神佛自然不会有无处安身之虞。虔诚的信徒们会给神们盖起庙堂，当然一般都是根据自身的经济条件而定，如生活富裕的地区，庙可能会盖得堂皇富丽，神塑得也华贵雍容；在经济拮据的地区，庙就盖得寒酸一些，有的甚至连神像也没有，不过神也好说话，决不会因此而甩耙子、使性子。不论是处于阔绰的还是贫寒的庙中，神的待遇几乎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香烛、黄纸、鞭炮……都是必不可少的。在各地的城镇乡村中，集资建庙可称得上是老调子新时髦。

据河南省安阳县农调队反映，截止1989年底，该县24个乡镇700多个行政村共建各种庙堂1500多座，仅1989年一年就新建300多处。有的学校被挤占，有的村委会院内也建起了庙堂。这些庙堂每座耗资数万元乃至数十万元不等。其中

紫荆山上的一座庙堂，在前几年花费巨资修建门楼之后，1989年又耗资近30万元盖起了大殿。半山腰的所谓“磨盘庙”还未竣工，耗资已经数万元。据估计，1989年全县用于建庙的资金至少有百万元。建庙钱都是由信徒捐资筹集，每位信徒少则几元，多则数千元。有的信徒抗交公粮和提留款项，但对这种捐款却积极响应。

福建省福清县江阴乡各村的老人会，在最近几年经常出面筹资建庙，全乡已有50多座庙宇装修一新。其中东岳、王峰二寺造价均高达50多万元，为谢神而演社戏，年耗资70多万元。为修庙建祠，塑菩萨，演社戏，该乡每年每人平均负担15元左右。不仅如此，因建庙、塑神耗资巨大，老人会出面向海外宗亲募捐摊派。田头、占泽二村修祠堂共向海外侨胞筹资50多万元。^①

另据《福建日报》报道，在福建农村盛行一种名为“黄条子”的摊派。所谓“黄条子”就是在塑神像、修庙宇、演菩萨戏、搞游神等迷信活动中，由宫庙董事或村中老年会“按人”摊派，然后发给一张类似凭据的“黄符”。在福建省的莆仙、闽南一带，几乎每个自然村都有庙，又几乎都是来自本村村民的集资，庙里搞神事活动，自然要发“黄符”向村民摊派了。一般说，请演菩萨戏一场就要四五百元人民币，有的村每年要演二三百场，农民的负担有多大！

由于来自庙宇的摊派被说成带有“神”意，很多农民对此不敢拒绝，担心会因拒绝遭报应，也有人虽不迷信，但也敢怒不敢言。当然那些“花钱买平安”求神护佑的人也为数不少。在大力减轻农民各种不合理负担的今日，也该减少乃

① 参见《农村工作通讯》1990年第8期。

至停止对农民的这种摊派了。

可在某些地方，修庙建寺的迷信活动不仅没受到抵制，而且受到多方支持，对迷信活动的泛滥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1989年秋后，某县城关镇张庄村委会出资1.4万元，为“神”修起了5间新庙堂。这究竟是因为什么？以前这个村有座小庙，1986年县里修筑道路，经过张庄村，把村边这座破烂的小庙拆除了。后来，这个村办煤矿差点出事故，这便被人们与拆庙的事联系起来。村里有人于是风传，拆毁了这座庙惹怒了神，神要惩罚人，降灾难到村里。因此，村委会不分是非就决定重新修庙，安抚神灵，以求平安。村委会作为基层组织似乎根本没有考虑村里人的生活状况仍然很艰苦；现在人均负债600多元，村里的办学条件较差，全村近800人的吃水问题多年来始终也没有根本得到解决。所以有人诘难：为何不为村民们办一些有益的事情，反倒为神想得如此周到？^①

1988年11月以来，湖南省东祁县乔木堂乡、草源冲乡、官家咀镇数名迷信思想严重的村民多次凑到一起商量重建沓湖岭寺院的事情。到了1989年的元月他们还成立了筹备小组，并从各处筹集资金2000余元并准备部分红砖、木材等建筑材料。他们的行为不仅没受到当地政府的批评教育和阻止，乔木堂乡党委、乡政府主要负责人、干山村村组干部还热情支持，与筹备小组在沓湖山划定了建寺地点，规划了登山公路，并签订《重修沓湖岭名山协议书》，使得顺利破土动工，很快就建成一间玄帝殿。后来，县政法委和公安局得知了便明确指出要捣毁此殿。乡、村干部不但不配合上级指示的贯

^① 参见《人民日报》1990年2月7日。

彻，却再三说情，要求留作村民上山劳动时遮风避雨用，并保证不再扩建和进行迷信活动，可是，根本不按保证的去做。不久他们在玄帝殿两侧兴建了住房，并在神坛上安置了一尊玄帝菩萨雕像，配备青油灯、大香炉等迷信用物，推荐3人长期在这里居住，大肆进行迷信活动。部分干部、党员也经常上山烧香问卦拜菩萨。^①

当然，乔木堂乡领导支持建寺修庙塑菩萨并进而发展成为迷信场所的错误受到县委领导人的批评和制止，不过这也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思考。基层领导干部对迷信活动如此麻木不仁、姑息养奸乃至随波逐流，使各地乡村的迷信活动猖獗。特别是在很多眼下仍然十分贫困的地区，有钱盖庙无力兴学的现象严重，出现了教育贫困、庙堂富丽这样的咄咄怪事。

在某些农村最寒酸的是关系民族百年大计的学校，让我们来看看村民小学吧！教室阴暗低矮，学生的课桌常常是用长条的木板支成的，一条木板前挤八九个学生，免不了总磕磕碰碰。有的教室遇到雨天漏雨，师生不得不停课或凑合着上课。教师无心教书，学生不愿学习。在全国有些农村地区90%的孩子上5年学，毕业就回家务农的现象十分普遍。

再看那些与教室比邻的庙宇，相形之下使人感慨万千。多数寺庙都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遭到毁灭和拆除，有的没被拆毁也成了教室或存放杂物的地方。但是近几年来寺庙一下子又风光起来，竞相在原址上重建，于是金碧辉煌的庙堂矗立起来，终日香客成群，香烟缭绕。这些寺庙的规模和耗资令人咋舌。例如在某个乡有一座寺庙，原先早已变成良田，如今却在这良田之上重新盖起了拥有10多间殿堂的寺庙，并圈起

^① 参见《湖南日报》1990年7月13日。

了高大的围墙，占地面积达10多亩，共耗资10多万元。

人们不应该忘记在19世纪末期，中国开始较大规模地兴办新式教育，鉴于当时的经济状况，为了使新式教育能够迅速地在古老文明的国度里发展起来，“庙改学堂”成为应急之举。而这一策略的确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对新式教育在萌芽阶段的发展功不可没。令人不解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当做“四旧”彻底毁坏受到冲击的寺庙，到了20世纪末，竟然有如“还乡团”一样，不但很招摇地出现在社会生活中，而且仍然要抢回已被改做学校的原有地盘。有的地方，诵经声读书声一同响起，有的地方干脆把学校挤走，恢复神佛的一统天下。这就大大超出国家落实宗教政策的范围。

有一位先生，外出途经河南省宜阳县韩城乡仁厚村学校的时候，听到了从学校里传出来的一种敲击木器的声音和哼哼声。他百思不得其解，学生怎么会这样朗诵课文？还用伴奏，仔细一听，那腔调也非童稚之声。学校里究竟是在干什么？这位先生于是便走了进去，却原来学校已不复为学校了。

这村的一些信神信鬼的农民找到学校，要求把此房腾出，将“泰山爷”敬请入内，学校领导坚决不答应。但是他们就纠缠不休，闹得学校无法正常上课，严重干扰了教学秩序。结果，学校只得为神让步，在这里上课的学生被迫挤在其他班里。每逢农历初一、十五，这里便汇集了许多烧香、念经、拜神的人。

在那幢充作庙堂的房中，一座高大的泥塑神像稳坐在那里。神像前一张大桌，上面摆着供品，大把大把正在燃烧的香火和供桌前点着的黄纸，使房内烟雾缭绕，纸灰乱飘。几十个男男女女跪在地上，拉着腔调唱着经文，加上那“梆

榔”的木鱼声，震得两耳嗡嗡响。^①

虽然在有关部门的干涉下，教室已被收回，但是在人们特别是在孩子的心灵中留下的阴影如何能轻易地去掉？

科学是迷信的天敌，科学最终要彻底战胜迷信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有钱敬菩萨，无钱修学校这样一个惨痛的事实，在很多地区的农村依然很普遍，致使培养文明健康的下一代，这关乎民族前途的百年大计受到修庙建寺塑菩萨的挑战。令人感到悲哀的是，有的人宁给菩萨烧香，也不愿为教育捐款。据《湖南日报》报道，在湖南省隆回县黄金井乡五罗村有这样一件怪事，村委会主任陈明干，每天走家串户为修建乡中学集资收款，6天时间仅收到100多元。而该村一村民为组织村民前往南岳进香，一天一夜便收足进香车旅费2000多元，人均出资40元。这说明了什么？

神的号召力的确很大。据说在海南岛的一个村庄里，村民供奉一个名叫“水尾圣娘”的神，并且成立了很气派的“水尾圣娘基金会筹委会”。当地要修建一项水利工程，需要一大笔资金，乡里苦于无处筹措，就号召村民踊跃捐款。谁料，百般动员后，起而响应者寥寥。不知哪个高人想出一个妙计，向“水尾圣娘基金会筹委会”求助，“水尾圣娘”还真灵，一呼百应，捐款者异常踊跃，很快工程所需资金凑齐了。这次工程款虽然筹措成功，欢乐的背后更多的是苦涩。

① 参见《法制日报》1990年3月24日。

二、迷信众生相

在各行各业中独领风骚的弄潮儿们，无疑是现代社会各项经济活动的主角。他们得益于改革开放的社会政治、文化大气候，或成为大款族的一员，或成为企业家。但是个别人对远古以来的神魔鬼道这一类东西似乎有一种发自本能的兴趣。生活在自然怀抱里的广大农民则更加强烈地感受着仰天大地鼻息的苦楚，所以，对于神魔鬼道，有时也不敢怠慢，如遇到人祸天灾，祈祷、禳灾等活动便会自发地出现。唱了几十年的《国际歌》，“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似乎并没有彻底地成为中国人精神世界的主宰，有一些行业还在崇拜着自己的神，编织着五花八门眼花缭乱的“神话”。

不知谁在作祟，当今的一些企业家被迷信束缚住。他们热衷于求吉利、避邪驱灾、请水、请神保佑，种种荒唐的行为不一而足。

中国人使用鞭炮驱邪除祟已经延续了上千年，截至目前鞭炮的这一功能仍发生作用。似乎鞭炮一响，诸邪俱散，企业便可平安无事。平日我们不难看到工厂的开业典礼仪式上，鸣放鞭炮是不可缺少的内容。据说某家工厂开业的时候，厂长特别嘱咐：“多买些炮，崩崩邪气，大吉大利。”副厂长又加了一句：“你们哥儿几个拿着炮，转着放，让车间、仓库、办公室都听得见炮声”。这会儿也不怕引起火灾。一旦厂里车间出事故，有人员伤亡，在安顿完人事之后，都忘不了放上

一挂鞭，把邪气崩走，免得再出事儿。放鞭炮驱邪，对工厂来说是否能够真正灵验，并没有人去深究，关键是人们从这响声中找到了心理平衡，心理安慰。

每到年关，很多乡镇企业家人事可以放一边，但是敬神活动却不可少。在除夕之夜，别人全家团聚，欢渡节日，可有的企业家放着企业安全不管，却大肆敬神。一些厂长要带着自己的精兵强将“拜四方”，对着东南西北十分虔诚地各磕上3个响头，求诸神保佑来年业兴财旺。有的摆上“老君神位”，焚化纸钱，用酒洒地祭祀，厂长、众人依次磕头。

1986年春节前夕河南省的一家玻璃厂为了本企业的前途着想，特意请来了当地赫赫有名的“神汉王”。因为该厂建厂以来，一直很不顺利，在23个月内亏损和外债各达700万元。债台高筑，资不抵债，效益极其低下，企业管理十分混乱，职工长达半年之久也未发工资，先后有200余名职工被迫休工。在光天化日之下，工厂内好端端的玻璃成箱成批地被打碎、偷盗。厂里的领导虽然也跑上跑下，要资金，请技术人员，但是管理混乱使企业的亏损状况无法扭转。领导们似乎觉得此时已经办法想尽，黔驴技穷，于是想到了这请求神灵帮忙的瞎道儿。

“神汉王”坐在丰盛的酒席宴上，毫不客气地大吃大喝，口若悬河地胡吹乱侃，大包大揽，似乎他真的成了玻璃厂起死回生的“救星”。他大言不惭地说：“不是吹牛，只要本神镇法驱邪，厂子就一定能够免遭倒闭灾难。”在“神汉王”一边指手划脚，一边口出狂言时，几位厂领导都侍在一旁，就像领听神旨一般。

按照“神汉王”的神法，厂里开始全方位的与神沟通，先在厂熔制车间北边，由“神汉王”口中念法，埋下五色石、百

家饭。接着厂领导奉神谕杀牲祭祀，乞求保佑。厂内竟然还修起一座“祖师爷庙”，24个牌位前，逢节烧香磕头、祭奠神灵。企业被搞得乌七八糟。

一个时期以来，很多阴阳先生、风水先生等神汉术士也受到个别企业家的尊崇。有的工厂在建厂房时，从选址、门窗的朝向到影壁的设置都听从阴阳先生的信口胡言。阴阳先生煞有介事地四处转转，然后把“乾坎艮震”瞎说一通，还真能把这一些企业家骗得唬弄得俯首贴耳，唯命是听。似乎只有由阴阳先生指定的门的朝向才一定能使厂子财运亨通，否则的话就会大倒其运。

装神弄鬼的神汉术士们就是瞅准了个别企业家有这样或那样的迷信心理，才用各种神秘不羁的方法来骗取钱财。据说有个工厂出现了工伤事故，不幸一个职工死了。厂长一拍脑门请来了风水先生。风水先生到厂里转了一圈，然后嘴里就念念有词地编造一通鬼话，说厂房下因为是坟地，鬼魂作祟才出的事故，要工厂迁走，否则还会出事。这几十万元的厂房机器要迁走，谈何容易？可是不迁再出人命怎么办？厂里请风水先生美美吃了一顿，又给了红包，风水先生才告诉一个妙方：烧纸人纸马、纸钱求得鬼魂的宽恕，就能禳灾避祸。这种低劣的手段竟能骗取工厂厂长及众人的信任，真不知道从厂长到职工，人们的理性都跑哪去了？

或许有的企业家或厂长并不是真心地相信邪魔歪道一套，但是有时就如同同时不时要附庸风雅一样也要附庸流俗。反正也不是真信，如果的确能达到大吉大利、去灾避祸的目的或者收到歪打正着之效，这不也是意外的收获吗！老祖宗不是有句千古名言嘛，“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在祖训面前，似乎谁要是免俗，谁就显得太刻板了！可它的后果极坏。

局长大人竟信鬼

在东南沿海某省的一位县工商局长，尽管受到党和政府的多年教育，但是却迷信。以前他还不得不有所收敛，可是这次县工商局办公楼破土动工，他可顾不了许多了。为了不惊扰了“土煞鬼”，不辞辛劳的局长大人还派公车到20公里外请来一位“风水先生”，请他来满足自己的迷信心理。后来，局长大人在“风水先生”的授意和安排下，在所谓的良辰吉日，先将“纸钱”塞进了办公楼奠基石底下的土地里，算是向“土煞鬼”买地。紧接着他又接过“风水先生”准备好的那把用红缎结彩的铁铲，铲动一铲土，堆在奠基石上。“动土”仪式完全是风水先生为局长大人一手导演的。

经过紧张的施工，到1986年12月28日县工商局办公大楼落成了。局长大人见工程进展如此顺利，这么快一幢大楼就矗立在面前了，自以为是动土止煞的功劳。可他不敢贪“土”之功窃为己有，于是便特意召开了一次局务会议，讨论如何向土煞鬼表示他的谢意，同时，他还要求全体工商局干部职工一起参加他要举办的“谢土”大典，感谢鬼神的护佑，请求土煞再接再厉，继续给予保护。为了保证这次活动的圆满成功，他又想起了那位令他信服得五体投地的“风水先生”。一声令下，“风水先生”在专人专车的护送下便来到了县工商局办公大楼。他又是念咒，又是卜卦，最后应局长大人的请求，选择了一个良辰吉日，于12月30日凌晨2点举行谢土祭典。善解人意的“风水先生”还投其所好地对局长说：你要大张旗鼓地祭祀鬼神天地，让土煞感到满意，神明就会保佑你来日鸿途无量，步步高升。一番话，说得局长大人心里美滋滋的。他一高兴便下令打开“局长小金库”，用当